

远 方 青 年

(三 幕 五 场 话 剧)

武 玉 笑 著

內 容 說 明

这里所写的是一群維吾尔族青年在祖国远方——新疆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故事。

从中等畜牧兽医专科学校毕业的沙特克，由于他对社会主义建設工作具有着热情 and 责任感，不畏困难，刻苦钻研，成为草場上的防疫能手。阿米娜和艾利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了草原，但草原地带艰苦的生活与艾利贪图安逸的习性发生了尖锐矛盾，工作中重重困难挫伤他想出人头地的个人事业心，他和阿米娜的爱情也在草原上受到了严重的考驗。阿米娜对勇敢坚定而率直的沙特克发生了好感。……

剧作家通过这一切，向青年人展示了他們生活与工作的正确方向。

远 方 青 年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54 字数 76,000 印张 $4\frac{3}{8}$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 4

1963年12月北京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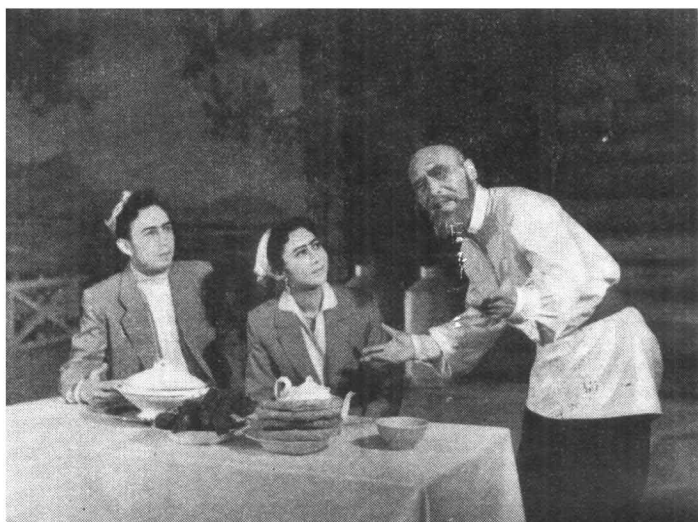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400册 定价(4)0.44元



第一幕

沙特克(馮志鵬飾) 卡依夏(宋家輝飾)
古丽齐(趙瑞英飾) 貝貝什(关啓芝飾)



第 一 幕

卡生拜克(白敬中飾) 阿米娜(程小丽飾) 艾利(王枚飾)



第 二 幕

吳軍(吳乙飾) 艾利 卡生拜克 阿米娜



第 三 幕

阿 米 娜 瑪 依 拉(李介瑗飾)

甘 肅 省 話 劇 團 演 出 劇 照

統一書號: 100-754

定 价: 0 . 4 4 元

人 物

- 沙特克——二十八岁(維吾尔族)。
阿米娜——二十三岁(維吾尔族)。
艾 利——二十八岁(維吾尔族)。
吳 軍——四十五岁(汉族)。
瑪依拉——二十二岁(維吾尔族)。
亚尔买卖提——二十七岁(維吾尔族)。
阿 曼——二十岁(回族)。
卡生拜克——四十九岁(哈薩克族)。
卡衣夏——四十五岁(卡生拜克之妻)。
貝貝什——十五岁(卡生拜克之女)。
康拜尔——四十五岁(哈薩克族)。
古丽齐——四十岁(康拜尔之妻)。
布哈拉——三十五岁(哈薩克族)。
牧工甲、乙、丙

第一幕

鮮花盛開，青草蒙蒙的牧工院落里，斜座兩間嶄新的鑲有玻璃窗格的圓木小平房。院中，安置一張粗笨結實不易撞倒的長方木桌，桌旁圍着木凳。院後，筑有手扶欄杆的小橋，柵欄內的草坪上露出牛舍耳房的小門，門檐下挂一盞馬燈，門口有木座，牆根下放一排銀色的牛奶桶。院落周圍栽植着一排排翠綠的小松。遠處密密的塔松把綿延起伏的丘陵點綴得格外青翠。丘陵的背後卻襯着明鏡般的天山雪峰。

幕啟，清晨，清冷的薄霧漸漸離開了地面，燦爛的朝霞映照著天空。百靈鳥啼叫。草場上一匹駿馬輕快的蹄聲由遠而來，隨之飄來一支明朗動人的歌曲：

呵！

哈薩克天天要眺望黎明的東方，

東方呵，升起了北京城的太陽。

毛主席給我們指引著生活的方向，

哈薩克入望見了共產主義曙光！

牛舍耳房的小門開了，貝貝什提一只小木桶走出，一邊

向歌声处了望，一边往銀色的奶桶里倒着洁白的奶浆。馬蹄声近。

布哈拉在場外喊：“喂！挤奶子的姑娘，你們的場长在嗎？”

貝貝什 不在。

場外吆喝声：“得尔——吁！”馬蹄声急止。布哈拉手提馬鞭匆匆走上。

布哈拉（双手扒住柵栏）哎，貝貝什，你好呵？

貝貝什 好。布哈拉队长好。

布哈拉 場长上哪儿去了？我有要紧事呵！

貝貝什 买馬，是嗎？

布哈拉 是呀。

貝貝什 你們公社又买馬做什么？套車嗎？

布哈拉 套車、碾場、翻麦地。

貝貝什 可是我們場里的馬，現在不出場。

布哈拉 为什么？

貝貝什 好些馬都有腸阻塞病。

布哈拉（一怔）啊？腸阻塞病？什么腸阻塞病？

貝貝什 不知道，再壯的馬，腸子里一得病就得死。

布哈拉（驚訝地）哦！那怎么办呢？你們馬場里的防疫干部沒办法防治嗎？

貝貝什 沒有，沒有办法。

布哈拉 你們的防疫能手沙特克同志呢？

貝貝什 他也沒办法。到伊宁住医院去了。

布哈拉 啊？沙特克同志住医院了？

貝貝什 嗯。

布哈拉 他得的什么病？

貝貝什 (搖頭)不知道。

布哈拉 沒听说他什么时候能出院？

貝貝什 (搖頭)沒听说。

布哈拉 唉呀！难道你們馬場里再沒有防疫干部了嗎？

貝貝什 听阿爸說，烏魯木齐就要給我們場里派防疫干部来。

布哈拉 (兴奋地)嗨！那就有办法。馬是一定要买！我先找你們的場长去。再見！（轉身急下，纵馬而去。）

康拜尔在場外喊：“貝貝什！貝貝什！”康拜尔提馬鞭上。

康拜尔 你阿爸在嗎？

貝貝什 在。(向右房內)爸爸！

康拜尔 卡生拜克！老队长！……

右房門开，卡生拜克胸前挂着奖章，双手編織着馬籠头出。

卡生拜克 嗯。

康拜尔 嗨！区里派下来的防疫干部們已經到咱們場啦。給咱們馬队分配来两名。你看……

卡生拜克 吓！說来就到。貝貝什，快叫你媽給預备些奶茶。

貝貝什 哎。(放下木桶进了右屋。)

康拜尔 (向左屋內)古丽齐! 预备些酸奶子!

古丽齐在內应:“好。”

康拜尔 老队长,你看他們住的地方……是一男一女呀。

卡生拜克 你先等等。康拜尔,是两个什么干部? 哈薩克? 汉族? 还是回族?

康拜尔 哦,是維吾尔。

卡生拜克 噢,是維吾尔!

康拜尔 对了,是两个大学生。

卡生拜克 噢噢噢,原来是两个念书的巴郎子^①! 一个还是丫头?

康拜尔 哎。是一些年青人,可他們都有知識,知識是智慧的钥匙。……

卡生拜克 (打断他)智慧能推倒高山! 可这得看他們是些什么材料。前年跟沙特克一块下来的亚尔买卖提、瑪依拉怎么样? 都是一个专科学校出来的巴郎子,有飞不高的斑鳩,也有沉了水底的鴨子! 我看这样,你盘問盘問,看他們懂不懂养馬的事,是不是些真心热爱养馬活儿的人。不是这門才,就别讓他們搞防疫,叫跟妇女們一块割草去! 你来。(进屋內。)

康拜尔 好。(跟进去。)

① 巴郎(或巴郎子)——即驢子之意。

靜場。馬群出厰，近处歌声。阿米娜同艾利提行李皮箱等走上桥头。牧馬人高歌：

荷——！

迎着东方的早霞，

騎上紅色的駿馬，

冬布拉伴着布谷鳥歌唱，

我們把馬群赶上了草場。

荷——！

阿米娜（異常激動地將頭巾掠向腦后）喔呀！嘖嘖嘖！你快看，艾利，在那長滿青松的山坡上，山間的清水旁，远远近近，都是牧馬人的小毡房。縷縷青烟，……

艾利 远远近近的馬群！……

阿米娜 馬群，白色的，青色的，棕色的，紫色的。……

艾利 真像燦爛的朝霞。

阿米娜 像盛開的花朵！

艾利 是的，像盛開的花朵。

阿米娜 快看，那是馬駒群！小馬駒兒在海子邊追趕着野鴨。……

艾利 是在追着野鴨。

阿米娜 多美呀。艾利，看着這些駿美可愛的馬群，我不由地想起偉大詩人呵拜的贊美詩來。……

艾利（爛熟地）

短頸細頰羚羊額，

昂首翹尾翻波浪。……

康拜尔走出。

康拜尔 噢！干部們来了呀？

阿米娜
艾 利 (同时右手撫胸尊敬地) 斯納木乃空^①。

康拜尔 (忙还礼) 塞乃木^②。辛苦了！客人們，快来坐，快来坐。

卡依夏端茶火壶、茶盤出，古丽齐端醇奶盆、盤、小木勺出。

卡依夏 快坐快坐，請喝茶。(进屋內。)

古丽齐 尝尝我家的酸奶子。窝的不好。

阿米娜
艾 利 (伸手欲握) 謝謝大孀！

古丽齐 (承担不起似地摆手) 噫呀！(进了房門。)

康拜尔 这么說，你們都是来搞防疫工作的？

阿米娜
艾 利 (点头) 是的。

康拜尔 見過我們的吳場长了吧？

艾 利 沒有。

阿米娜 听說他到农田队里开会去了。

康拜尔 那他回場部来准会看你們来的。(让茶) 哦，你們都喜爱馬嗎？

卡生拜克拉開門縫站在門內聚精会神地側着身子往嘴

① 斯納木乃空——維吾尔族語，“祝安”之意。

② 塞乃木——維吾尔族語，“安好”之意。

里噙着納斯烟吻听。

阿米娜 喜爱。

艾 利 喜爱，我們学的就是畜牧业。

康拜尔 哦，那你們对我們伊犁馬的名貴处一定很有研究了？

阿米娜 哦，伊犁馬很好，馳名全国。

艾 利 (紧接)生性良馴，外貌美观，又能适应高寒酷热的气候，体格坚强，……

康拜尔 (兴奋地)比駱駝还壮！

艾 利 蹄大，頸短，……

康拜尔 眼睛像銀鈴！蹄子像铁盆！

阿米娜、艾利相視而笑。

康拜尔 可是我們馬队里生产的，都是哈尔洛夫种。

阿米娜 (欣喜地)哈尔洛夫品种好呵！大叔，是理想型的呀！肌肉飽滿，軀干深寬，骨骼坚实！拉双鐮犁、播种机、收割机、套車最帶勁！是世界有名的品种！

卡生拜克从右屋走出，他滿意地一步跨出門坎。

卡生拜克 对！年青人，說的很对！貝貝什！端馬腸子，拿些饅餅来！

貝貝什在內应：“哎。”

康拜尔 (介紹)这是咱馬队的老队长，养馬英雄，他就是專門飼养哈尔洛夫种馬的，都是一匹一万多块钱的金元宝！

阿米娜
艾利 (敬仰地站起施礼)塞乃木。

卡生拜克 (搭手)坐。(脱口而出)可是我要不客气地说，
你们城市地方来的青年人，说理，嘴皮上像抹了蜜
糖！唱歌，嗓门像铜铃一样！不，巴郎，这都不行！
要把学识、心劲都使到行业上，才会成人、成专家的。
明白吗？

阿米娜
艾利 (虔敬地)明白。

艾利 我们这次下来，就是来学习、实践的。

贝什端盘子出，将刀子、饅餅、香馬腸放到桌上，然
后拿空盘子退到栏杆前坐下，那样羡慕地望着陌生的客人。

卡生拜克 (拿起刀子削着饅餅)学呀！学呀！养马这个行
业学问大着哪！我们哈萨克有句话：蜡烛只能照亮
毡房，学问能照亮世界！可是要学，就得像沙特克小
伙那样下功夫！……

阿米娜 (一怔)沙特克？

卡生拜克 沙特克。(让他们吃东西。)

阿米娜、艾利边喝茶边聚精会神地听着。

卡生拜克 那小伙打前年一下来就钻到山里一直跟着马
群转，风里，雨里，冰天雪地的没明没夜地跑。吴场
长也到山里给他开脑筋，帮他搞研究。他就到处摸
医道，拜师傅，哪个小队里都有他的名，哪个山头都
有他的马蹄印，禽兽不过的地方他都走到了，好呵！

他可是真苦得了一身的好手艺呀！要学，可就得跟他的路子学。（取門墙上挂的皮绳）走，往外吊馬去。

康拜尔 哎。（忙去左門墙上取皮绳。）

阿米娜（急忙追問）請問老伯这位沙特克同志他姓什么？

卡生拜克 尤里耶夫。

阿米娜 尤里耶夫？

艾 利 怎么？你認識他？

阿米娜 哪儿人？

康拜尔 伊宁人。

阿米娜（不禁自語）哦！……原来他在这儿！……他现在在哪儿？

康拜尔 在伊宁的医院里哪。

阿米娜（关切地）住医院了？为什么？……

卡生拜克（皮绳挂到肩头上）为什么，为了鏟除馬的腸阻塞！这个病魔像盜馬賊一样偷偷地钻进了我們的馬群！他为了研究，割这种毒瘤沒割成，反叫一匹有炭疽病的病馬把他……

阿米娜（吃惊）怎么？！他受感染了？

卡生拜克（心情有点沉重）嗯。可他会好的，也会回来的。山里的鷹，盘旋不到別处去。你們坐着。（下。）

阿米娜（极不安地）是不是感染得很重？

康拜尔（边盘着皮绳）很重呵，姑娘。脖子跟头肿的一般粗，嘴里都吃不进去东西啦！